

清。他知襄城县时教民蚕织、课农桑；知襄邑县（今河南睢县）时惩治践踏禾稼的卫士，可知他心忧天下，不谋私利。后人评价他“只知扶危而济倾，宁恤跋前而疐后。”又说他“徇公忘己，为国惜贤。”仲淹的另一个儿子纯礼曾任尚书右丞，是一位疾恶如仇、关心民瘼的政治家。他待人忠恕，有乃父、乃兄之风。仲淹第四子纯粹“沉毅有干略”，“论事剀切”，他在洛阳做官时严惩“秽行甚彰”的僧人，又巧妙地审处偷商人银两的盗贼，颇受百姓好评。在范仲淹的熏陶与影响下，范氏家族丹心辅国，忠厚传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家族。

范仲淹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有惠政及民，因此受到

了百姓的爱戴。他在饶州离任时，百姓感其德，万民空巷相送；他从邓州调任荆南府时，邓州百姓遮道请留，朝廷特准他留任。后调往杭州，邓州百姓在他创建的花洲书院建生祠祀之。及“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能如此受到百姓爱戴，真不多见！范仲淹的忧乐观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值得永远发扬光大！

（任伟鹏，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李秀月，郑州大学副教授）

## 略论范仲淹家族文化传承

——从宋明两代“范公堤”谈起

徐春燕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郑州 450002）

在今天的江苏泰州，有一座久负盛名的沿海御潮防灾堤坝——范公堤，是当地群众为纪念北宋名臣范仲淹而命名的。据说范仲淹入仕之初就心忧天下，立志为国家兴利除弊。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 1021 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泰州和附近的楚州、通州等地区，北濒淮水，东临黄海，每季潮水肆虐，沿海各州往往阡陌荡尽，桑田遭劫，庐舍漂泊，人畜丧亡。睹此情景，范仲淹心急如焚，寝食难安。潮务本非其职所在，但事关民生，他经过详细考察，毅然上书执政，请求复捍海堤，救百姓流离之苦。在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的支持下，范仲淹的计划被朝廷采纳。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 1024 年）秋，范仲淹率通、楚、泰、海四州 4 万民夫动工修堤，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于天圣六年（公元 1028 年）春，修成长达 150 里的捍海堤，从此 2600 户外逃居民重归故里，曾经葭苇苍茫之地又变回良田千顷。人们为了感激范仲淹，集资为他修建了祠堂，还将这座捍海堤以他的姓氏命名为范公堤。如今，范公堤依然如守护神一样横卧大海之滨，拒万顷怒潮于堤外，护滨海儿女于堤内，成为这里的一道美丽风景线。鉴此，历代文人墨客也慕名而来，感慨万千之余，还留下许多不朽篇章，其中明代盐城知县杨瑞云就有“吴陵持节日，沧海设重关。寒日低淮浦，高祠遍楚山。草深沙脊在，鱼鳄徙市廛。我欲穷遗迹，徘徊烟树间”之佳句。

无独有偶，笔者在河南修武范园中又见到了另外一座“范公堤”。据范园《诰赠徽侍郎内翰林弘文院检讨前江西九江府通判显祖范大公暨祖妣赠太孺人吴氏刘氏墓表》载：明代万历年间，范继仁任江西九江府通判，为官清廉，抨击暴敛民财，因水灾而忧民疾苦，捐俸禄修建“范公堤”，使百姓免于水难。这位范继仁，是范仲淹仲子纯仁公的后人。顺治年间，范继仁叔孙范之焕任江西湖口县令，复捐俸禄，加高加固

“范公堤”，在当地传为美谈。

以上两座范公堤，虽然建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但在人们的心中，它们都同样雄伟，同样高大，不仅显示了当年范氏族人心系国家、以民为本、无私奉献的伟大情怀和崇高精神，也承载了历代民众对于范氏优秀人物的爱戴和尊敬。

当我们翻开范仲淹家族的历史，就会发现，两座范公堤的修建是历史偶然与必然的结合。其偶然之处在于，两代范公都为百姓修建了解除水难的堤坝，并均以“范公堤”命名；其必然之处在于，这种义行是其家族近千年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心忧天下”精神的传承和延续。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们已经超越了建筑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了范仲淹精神和范氏家族文化的一种永恒的符号，不仅真实记录了范氏家族兢兢业业为民谋福的动人事迹，也深深铭刻在百姓心里，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座不朽丰碑，而范仲淹无疑是这座丰碑的奠基者。他毕生以天下为己任，其微时，“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让观察使第三表》），深植于心；为秀才时，即以救济众人为追求，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吴曾《能改斋漫录》）之抱负；做官之后，更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时时以天下为念。除了正史上记载的丰功伟绩，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范仲淹公而忘私，不独善其亲，不独爱其子的故事。景祐二年（公元 1035 年）他在其故里苏州任地方官时，在南园购地一块，准备盖一所住宅，但后来听风水家言“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就毅然将这块地捐出作为学堂所在地。按他的话说：“我家独占贵地，倒不如让出来建学，使更多的人在此接受教育，这样公卿将相不就更多了吗？”为此，他还亲自聘请学识渊博的人教授，使得该学堂名冠东南（李涵、沈学明《范仲淹》）。庆历三年（公元 1043 年），范仲淹受

拜参知政事(相当于副相)后,便把一部分俸禄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贫寒。此时,他自家并不富裕,“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宋史》)而已,其乐善好施之情,可见一斑。

范仲淹自己不但以身作则,还将这种美好品质作为宝贵财富传于后人。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其子孙大都成长为能够为国谋利、为民谋福的栋梁之才。次子范纯仁就曾深有感触地说:“盖‘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范忠宣公集·遗表》)范纯仁,字尧夫。自幼从父教诲,又多与博学高行之士往来,待人平易忠恕,“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宋史》还记载了他知襄城(今属河南)时,教民蚕织、课农桑;知襄邑县(今河南睢县)时,惩治践踏禾稼的卫士的事迹。史家评价他“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在其曾孙范公偁所著《过庭录》中也保留着几则有关他的为官轶事。例如,他知洛阳时,一位名谢克家的人自河阳来,途中见一老翁在墙下晒太阳,有人连续两次告诉老翁他的黄牛被偷,老翁均不予理会,神色泰然。谢氏以为遇到了高人,前去问话,不料老翁笑道:“范公居此,孰肯为盗,必无此理”,后来黄牛果又回来了,显示了忠宣公为官清正,境内弊绝风清、政通人和的景象。他当官徐州时,“以己俸作布衾数十幅待寒士”,喜欢周济贫穷士人,因此,范纯仁去世后,时人邓忠臣评价他说:“每思捐身而开策,尝愿休兵而息民。只知扶危而济倾,宁恤跋前而疐后”,“徇公忘己,为国惜贤。”这一评价极为恰当。

范仲淹季子纯礼官至尚书右丞,也是一位疾恶如仇、关心民瘼的政治家。《过庭录》记载:他知陵台令兼永安县时,宰相曾鲁公主持修建永昭陵寝,有司苛敛甚重、乡闾骚然,纯礼独不奉命,并告诫曾公:“山陵所在,财用已羨二倍,民力竭矣。永安山陵所在,正宜惜一方力,以坚崇奉意”,说服曾公不再烦扰百姓。《宋史》也记载他治民以宽,深得乃父、乃兄衣钵。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时,有人告享泽村民谋逆,纯礼审其故,乃该民观戏,归遇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戏称为刘先生,为匠人擒拿。徽宗问何以处置,纯礼说村野之民无知,杖之足矣,遂使村民性命得以保全。

范仲淹之孙正平,纯仁公长子,字子夷,学行甚高,亦是一位长者。《宋史》载,绍圣中,正平为开封尉,有向氏于其坟造慈云寺。户部尚书蔡京以向氏为外戚,欲加攀附,因此奏拓四邻田庐。民有诉者,正平以为所拓者皆民业,不应夺取;民又上诉,蔡京被罚金20斤。为了维护小民利益而不惜得罪当朝权贵,可见正平为人磊落坦荡,忠肝义胆。

延至明清,虽然范氏子孙由于外界环境的影响或生活的需要,已经播迁华夏大江南北,但范仲淹精神和范氏家族文化一直薪火相传,旷代不断。明代的范鏞就是一位代表。范鏞,范仲淹十五世孙,纯仁公后人。《明史》载,其为人正直有胆识,爱民如子,嘉靖年间曾担任河南知府,岁大饥,巡抚以有待堪实为由,驳诸请赈文牒。灾情紧急,鏞“不待报,辄开仓赈之,全活十余万”,避免了因延误救灾而发生饿殍遍野的

惨况,因而“民争讴颂鏞”,“语闻禁中”。嘉靖皇帝调查后,处罚了一批尸位素餐的官员,升范鏞为两淮盐运使,以表彰其为百姓不惧失官杀身的风骨。

范鏞的声名,对其后人也很有影响。《清史稿》载,清太祖努尔哈赤接见其曾孙范文程时,听说他是明朝贤臣范鏞的曾孙,对诸贝勒说:“此是名臣的后代,善待他!”后来范文程历仕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帝,为满清完成统一大业立下汗马功劳,被誉为清朝开国第一汉臣。其六子也皆有作为。季子范承勋更是能够承袭父祖风范,为官勤恳,不忘民本,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他出任江南、江西总督,时“民纳粮,出赏俸吏输省城,谓之脚价”,“寻以违例追入官”,承勋认为这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予以罢免。后来又以江南赋重,疏请“州县经徵分数,视续完多寡为轻重,康熙十八年后逋赋分年附徵”,以此“宽吏议,纾民力”,减轻人民赋役之苦。康熙三十五年,淮、扬、徐诸府闹灾,他又“请发省仓米十万石,续借京口留漕凤仓存麦治赈”,百姓赖以保全。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他初为广西巡抚时,皇帝曾勉励他“汝父兄皆为国宣力,汝当洁己爱民,毋信幕僚,沽名妄作”。对此,他时刻铭记在心,并以之为鞭策,后来果然不负众望,不堕家风,政绩斐然,成为一代封疆大吏。

上面提到的范继仁也是范氏子孙中的杰出代表。清·雍正《河南通志》载其“修武人,岁贡九江通判,糗米菽数百石之官自给。摄德化、瑞昌、星子三邑篆,皆以廉称”,应是一位承先人遗德,续家风不堕的德行兼备之有为官员。他归乡后,还“立义田、义学,以收恤宗族”。继仁仲子正脉亦深受父祖之影响,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升弘文院检讨,以傲岸,迁户部主事,旋出为长芦运司”。为官期间,“輓家粟,以赈流民,贷贫商,输逋课,不责偿”,仁恕爱民,为时人称颂。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与其父同祀乡贤。

岁月荏苒,光阴如梭,转眼之间时光已经走到了21世纪,距离范仲淹生活的11世纪,已经有了1000年的历史。在这1000年里,范仲淹精神和其家族文化依然被海内外范氏子孙薪火相承并发扬光大着。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还在为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积极奔走呼号,无私奉献。不仅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民为本”的思想,还教育和激励了中华民族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1000年的岁月里,范仲淹精神及其家族文化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脊梁。如今中华儿女生活于世界各个角落,服务于不同的行业和团体,但是共同的祖国、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念,使得他们的心灵紧紧凝聚在一起,仰承先贤精神、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化,已经成为所有华夏子孙心底的呼声。

(徐春燕,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

[责任编辑 陶 谦]